

陳寶容來旅遊訪、晚並飲於酒家、持楊君柱已娶事、並期余翌午赴縣城中觀戰、余應曰諾、翌晨起身、即巡視城內外各街道、所謂服藥招貼者、竟又徧布全城、有何作用、余不得不而知也、時將午正、乃直赴該校、以應陳君昨宵之約、

余至該校時、陳君已煮酒以遲、並爲余介紹曰、這楊任民先生、是江陰名手、余之得識楊君、即在此時、旋赴衆室、但見四壁所度者、俱爲名貴衆譚、琳琅滿目、如入五都之市、未幾楊陳二君之戰局開始了、

局畢開談、陳君又語余云、楊君且精象棋、去冬曾託友邀請揚州衆棋名手、實國柱赴松一賽、惜以寶氏無暇而未果、時屆三時許、余乃與辭而赴車站、追車來、即登以返中、余之雲間小遊、也隨這車輪東行而告結束、

貨走到上海來了
走出銅幣爲大宗走進人進絲爲大宗

已成了個世界上了、秘密公開、總不過、現在爲了中人一般走私專會、乃從事於南達途活潑、惟華商乃又折向華中來走上海、遂又成爲走

講到上海的走私、分成走進走出的兩大節目、走出去以銅布爲大宗、或麻裝人造絲爲最巨額、銅幣之走出、或麻裝、或塔牌抽條、走進之人造絲、則捲如捲筒紙般而外捲果然捲筒紙、問他關方面已有抵有相當的消息和查抄方法、凡有斯項走私貨存售者、一律不賣賬的抄個明白、某大公司之被抄、卽其一例、

× × ×

鄭重加以否認、謂並非可靠之詞云
察北匪僞緝有調動
綏省防務嚴固
察北匪僞軍械有綏

調動、綏方鎮定處之鎮、後方現有湯恩伯坐鎮、傳作義不亟急回綏

對華策略時之參然後仍即來華赴任、至傅川越返日走大使一職、將由兒玉使繼任說、昨晨日談次繼任說、昨晨日談館發言人、已再度

遊小間雲

觀弈戰於縣職中
(火龍)

嘉定陳與江陰楊之火併表演
松江弈社、在昔曾見春筍般的發展、後以名手星散、弈事幾告闕珊、旋竟因此而大諸數減、知者深惜之、近年來之縣立職中諸教員、大都嗜斯而又多能手、江陽楊任民、嘉定陳寶容尤爲此中皎皎者

四 夫人。環境惡劣。從
況乎女士是個知書
胸懷廣博者乎。女士
樂。誠哉哉哉哉哉。
庭既是富有。自身又
之技。有此兩個條件
可易其志。但終不移
不奪其志。是殆大勇
志數言爲贈。並以慰

(七十)
(保存出版)
(和著作權)

劫受災磨。自嘆紅顏薄命
經一卷用功夫。路路鋪。
三戒。叫喚是帶髮修行作
何。我今是清香一炷行修
今受累。在人變作出家
故改觀。而顯得慈航普渡
普渡觀音佛。天上好教降
風流罪謫入阿。好教我
出家佛婆。在身邊伏侍。
地。真好氣呀。我們從
此時玉環因念成身之榮華富
見愛。將來一身之榮華富
心。到了那時就不把舊情
。心中極其難堪。把我親
郎。無奈是女子無情暗自
變。自從那參商一度
分開雙蝶。羅幃折散雨
反目夫妻。下堂。自古來
知道認爲。下佳兒婿。忽
。心悲杜牧。那能殺巧妻重
命。已隔數年。唐皇有了這
去。但是對於自己兒子。這
。將軍軍昭訓之友。與他納
。並賜國庫中撥帑十萬。
。研究的。有人去分當
什麼上。下等。真是
。一。從此以觀。
。該劇實無疵可吹也。

夏理彬 內科
診所 城內東馬橋
棲霞里

蔡香孫 女科
診所 北京前右路口五九六弄
十七號電話九四三三七九

陳其珊 男婦
診所 北浙江路新南林里
一四四號

徐麗洲 幼科痘疹
診所 北輔建路一七九號
電話四二一四六

周健行女士 男婦
診所 愛而近路均益里
廿二號

蘇州四日遊(二) 鼎鍾玉
北寺塔在北寺內。始建於梁代。後魏
焚。現在的塔。則是明代重建的。清光緒
時又大修葺。所以看上去也還完整。但
總於爲了和尚便要每人一角大洋而下來
臨。後來當我們聽見四位剛從塔上來的
學生時。才知道上去並沒有一定的價格。
譬如他們四個人罷。也祇有給了一毛大錢。
。不過到了蘇州而沒有登臨這比較可以
登臨的北寺塔。也未免不是一件憾事。你
在那天的遊程中。我以為獅子林。你
理得最熟。尤其是一些假山。假使有可
順着路徑走走。也可兜上十幾個圈子。去
上翻下。穿左繞右的確夠得上一「玲瓏」
有。他是私人的園景。是蘇州富紳貝氏所
遊者祇要投以名刺就可入遊。
拙政園最沒有一遊的價值。裏面除了
些斷橋殘亭。綠柳野草之外。簡直沒有可
以留戀的所在。祇聽得一片荒涼。荒涼得
連感慨都叫人發覺錯。頗有雄偉奇特
植的那枝古藤幹枝盤錯。頗有雄偉奇特
氣概。
其餘如玄妙觀。公園等。祇是到西
已。遠不如上海的城隍廟和外灘公園。
。連現已破爛。可以不去得。浪浪亭
。清靜。可圖則甚如所名。

卷之四